

心灵花园

这是一个安静的早晨,深山里,满目绿意葱茏,山涧、溪流水声潺潺,鸟鸣悦耳,花朵怒放,万物蓬勃生长。我早早起床,走进山里,与一位同学告别。

来送行的人不少,我掀开那张草纸,同学闭着双眼,虽然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如柴,但表情安详,让我有了几许安慰。此时灵魂已经远行的他,是我初中的同学,二十年后,我们相遇在另一个城市里,可是难得,偶尔相聚取暖,回忆年少时光,得杯盏之欢。我同学为人随和,平日里总展现一张和气的笑脸。生病后,同学回老家县城居住养身体,我去探望,他的脸变黑了,他说,找民间中医,吃了不少草药,就胆红素这项指标下不来,春节前还得去一趟福州医院。同学告诉我,先前不相信指标,感觉身体良好,不迷信它,现在后悔莫及,不希望就此话题继续下去。那次,是我们最后的对话。我同学,精进一生,孤身打拼,在省城、市里、县里,乡下老家,均有了房产,我不知,他在这些房子里,曾住过几回?

同学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痛不欲生,晕倒在地。人死如灯灭,一切都不属于他的了,包括他至爱至

亲之人。马可·奥勒留说,任何一种活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当它在它恰当的时间停止时,它并非遭受到不幸,因为它已停止了。他还说,生命的终结对每个人都不是恶,因为它绝不是耻辱,这是由于它不依赖于意志也不对立于普遍利益,而且这还是件好事,因为它对宇宙来说是合乎时宜的,和有利的,是跟宇宙一致的。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也许对死亡会坦然很多,放弃我执,包括这具肉身,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父子之缘,相聚短暂五十来载,终要分手,彼此有爱,爱得已是深沉,亦足矣,无须后悔。

在同学的葬礼上,我见到其他三位同学,自初中毕业后,我们各自为生计奔忙,极少见面,有一位同学已有35年不曾谋面,这一见,就直奔着老年了。农村出生、长大,经历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初中毕业后,有的甚至初中学业未完成就辍学了,四处奔波打工,成家

告别,与相见

●颜全彪

立业,抚养孩子,亦是一路坎坎坷坷,走过这人间苍茫岁月,越过了知天命之年。我们的孩子,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还在读小学,有的已结婚成家了,又有了下一代人,大家无不为此家辛苦付出自我一切。回忆初中生活,那些单纯而美好的同学情谊,如今已远去了,脸上都写满了沧桑,他们或做木工,或开铲车,或养猪,双手长满老茧,皆感叹:还是能读书的好!羡慕着我,以笔为生。他们不知,以此之笔,亦是心劳,哪有敲锣打鼓,轻轻松松的人生。做木工的同学告诉我,他在省城,为一富贵之家别墅做装修已一年多时间了,孩子今年大学毕业,得此贵人帮助,参军入伍,期望由此改变孩子命运,出人头地。他说,要跳出此山沟沟,几多艰难,自己认命此生,希望孩子不重复自己的故事。开铲车的同学说,哪儿有活干,就去哪儿,在大山森林里转,做着今天的活,亦不知

明天会到哪儿。我们最后送同学一程,他的棺木抬到遥远的山下,消失成一个小小的影子,走向县殡仪馆的方向。一场太阳雨下来了,我们的鞋子沾满了黄泥巴,发、身皆湿,是雨,是泪吗?好像都不是。我们不再言语,相互道别了,生者又要各奔他乡一方,寻找活路。

山路十八弯,何止此十八弯,遇见一老师。在我参加工作后,这位老师又成为同事,在乡里的初中,搭档配班教学,他教数学,我教语文。老师今年七十多岁了,我们也多年未见。老师说我长胖了,差点认不出我来。我回他,不是胖了,而是老了。老师个子瘦小,矮我一截,他戴着斗笠,扛着锄头,准备下田劳作,师母在不远处繁忙拔秧苗。老师退休后,种地,还找机会外出务工赚钱,已是踏踏实实一农人。老师与师母退休金过万元,就是退而不休。我问他,为何如此辛苦、不享受生活?老师回答不上来,

说,有活,就就做。我告诉老师,我这是送别同学回来的路上。老师面无表情:“怎么就走了?”我说:“得肝癌,治了三年。”老师回我:“可惜了。”我们发现,可再聊下去的话题不多,老师也急着下地干活,怕误了农事。老师枯瘦,我只是劝劝他,照顾好身体,别累坏了。老师说,一切都挺好的,没事。

乡野依然静悄悄的,树林子下方,深山偏僻一隅,是我另一初中同学的老家,就那孤孤单单的一房屋,多年无人居住了,新生的野草在院落里里外外疯长,禅味那样空无意境。我看见那一时梅花盛开,那一时梨花又开,那一时一群鸟儿掠过屋瓦。我同学大哥在加拿大,二哥在新西兰,他们都是乡里的翘楚,是优等生,从寂静穷苦的大山里走了出来,生活到地球的另一边。我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通过微信,传给了加拿大的同学大哥,大哥回复:谢谢了。我不知,此照片,给漂洋过海、远在万里的他,带去怎样的人生回味与遐想?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此生,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想,就那一份牵挂,在记忆里永恒,因为美丽,为此难舍,为此破碎了一生的梦。

情感人生

情有独“粽”

●寒星

又是一年端午。

家乡在大金湖畔的大山深处,在我成长的年代,一年到头,家中只有过端午节才会包粽子。

母亲包的粽子,大致分为三类:碱粽、红豆粽、肉粽。润滑可口、香气逼人,我都爱吃,但肉粽是三种粽子里的最爱。

那年月,农村的粽子有别于城里,是用烧柴来煮粽子而不是电饭锅蒸粽子,煮与蒸虽一字之差,出来的味道却完全不同。煮粽的时间长达8至10余小时,而蒸多数只需半小时左右。煮的时间越长,味道渗透就更足,吃起来香味更浓,就连散发在空气中烟雾都香气四溢。

我家兄弟5人,对粽子的需求量大,母亲事先都要留好足够多的糯米,采或买好许多粽叶。每年五月初一就开始着手包粽子,初三晚上煮好,初四上午就让我们兄弟中说了亲、订了婚或结了婚的去给岳父、岳母送节。端午送节是传统习俗,是一种孝道文化,至今延续。我结婚30余年,没中断端午送节这一举动。

母亲在端午节是最忙碌的,而有几年我们兄弟中有三位的妻子都在端午节前夕生孩子。这让母亲更加忙碌了。我的女儿是五月初二,老三的大女儿是五月初四,小弟的儿子是五月初一。这让母亲在这三年端午节忙得顾此失彼。她一边要忙着包粽子,一边要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到县医院看望刚出生的孙儿女、照料产后的儿媳。虽忙,心里却是比粽子还甜。父亲早年早逝后,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们6个子女抚养成人,帮助我们娶妻成家。忙,对她来说习以为常,是快乐的。

老家的端午节有吃田螺的习俗,据说,这天吃田螺可以明目。端午前夕,年少我们都会到田野去捡田螺,静养几天,到端午节这天煮。因味道鲜美,有“一个田螺三口饭,3个田螺一碗汤”之说。这道菜成了家乡的特色菜,尤以田螺煮黄瓜独具特色。母亲煮田螺有两种煮法,一是煮汤,二是放辣椒粉、大蒜去煎炒,特别可口下饭。可惜的是,母亲去世20余年,我再也没有吃过家乡的田螺。

家乡的端午节还有割“草”的习俗。端午节这天,家中的男主人清晨早起,到小溪边、路边去采集几十种的野草,这一天的植物都是草药,切碎晒干储藏,叫午节茶,开水冲泡可治百病。我没割过“草”,父亲健在时,父亲割,父亲去世兄长割。

这一天,家家户门上悬挂艾叶、菖蒲叶,有“艾旗招百福,蒲剑斩千邪”之意。还有用香末做符包,让小孩佩戴胸前,以除百病平安;用雄黄拌酒调均匀,让小孩喝或蘸于手足及额上,能防百病与虫侵咬。

家乡的端午节,对生活在小城的我,已渐渐远去,但记忆深处,我始终对家乡的端午节情有独“粽”,吃粽子、煮田螺、割节茶草,是铭刻在我心中的乡恋,是对母亲的一种深切怀念。

小荷初露

祖国

●赖瑾瑶

从江南水乡的渔舟唱晚
到坝上高原的冰雪寒霜
从长白山下的黑土地
到青藏高原的黄河源
从蒙古草原的敖包
到南沙群岛的万里海疆
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燃起的熊熊烈火
到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的人类梦想

黄土高原正披上绿装
羌笛何须怨杨柳
玉门关外春风度
喜看稻菽千重浪
南岭淮河米粮仓
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
扛过了大自然的天灾
挡住了侵略者的铁蹄
涅槃重生,扶摇直上

唯有以,深深爱,无限情
祝福祖国
明天更辉煌

乡愁密码

老屋

●余道业

老家那幢已步入暮年的老屋,就像年迈的母亲在等待远方归来的孩子,默默地伫立在群山环抱之中,显得格外宁静与慈祥。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过:“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句话说得很实际,也很酸楚和无奈。自从父母去世之后,我回老屋的次数越来越多。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仿佛成了一个过客。

老屋是我打从记事起住的第一幢房子,那布满厚厚尘埃的青瓦,斑驳的青苔,见证着我的成长,承载了我无数的回忆,也记录了父母一辈子的酸甜苦辣。

老屋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父亲与邻居共同修建起来的。房屋背山面水,前低后高,视野开阔。因其后山的形状仿若半个月亮,故而得名西边月。老屋采用穿斗式木结构和泥瓦片斜屋顶形式,坐西南朝东北。因受经济条件限制,当初两家在修建房屋时只盖2层3个单元(后扩建至5个单元),左边为邻居所有,右边归属我家,中间一个单元为两家共用的大厅,逢年过节祭祀、婚丧嫁娶等均在厅内进行。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修建房子是一辈子的大事。动工之日,左邻右舍纷纷出工出力,义务帮忙选木料、挖地基,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数月后,土地平整、木料加工等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吉日一到即可将新房子建起来。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经过半年多的肩挑背扛,新房在爆竹声中落成。据父亲后来跟我说,他从小蜗居在祖上遗留下来的几间茅草房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十分不便,买一包食盐来回要跑几里地,而且房子四面漏风,整个冬天都在凛冽的寒风中度过。直到父亲与我母亲结婚生子,夫妻俩不得已开

始考虑住房问题。当时农村物资匮乏、生活极度困难,修建房屋并不轻松。恰好有一位兼任大队部(现村委会)会计的“赤脚医生”,他的家境较为殷实,也想建房。

他选择与父亲合伙建房,还承诺先行代垫我家部分建房费用,他也是看中了木匠出身的父亲勤劳肯干、为人诚实的品行。

老屋凝聚着乡亲们的关爱和帮助,渗透着父母的心血。尽管家徒四壁,生活过得十分窘迫,但总算有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一家人其乐融融。年富力强的父亲也变得越来越勤快,除了逢年过节难得休息几天外,大多时间都在田间地头忙活。随着家庭人口的逐渐增加,老屋再也容纳不下一大家子人了。没过多久,邻居因变故急需用钱,要拆除变卖属他自己一边的全部房屋木料。无奈之下,平生少言寡语的父亲只得狠下心来,将我姐早嫁人,花400元将邻居与客厅相连的一个单元房产买下。对父母当时这一做法,我姐至今仍耿耿于怀。若干年后,邻居向我父亲提出了原价回购房产的请求,老实巴交的父亲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其他原因,竟然同意了邻居这种有悖常理的要求,大家很是不理解。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弟弟妹妹在摸爬滚打中长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相继把我们送进了学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幢逐渐失去往日风采的屋子始终静静地立在那里,陪伴我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参加工作、结婚生子。

在老屋生活期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一群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顽皮十足:捉迷藏、荡秋千,钻狗洞、弹钢珠、玩纸牌,甚至背着家人爬上

边走边唱

西藏之行散记

●董平

四月间,我们四人自驾车从滇藏线进藏,游走十七天,行程6000多公里。从西藏回到家里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沉默无语,像个失魂落魄的小孩。

我虽不是朝圣者,但是,面对西藏的美丽与圣洁,却一次次泪流满眶。好几次夜里,我仿佛重游西藏。记忆,一次次带我把真实的梦变成洁白哈达,飘扬在雪域高原。

临近西藏,藏传佛教的氛围渐渐浓烈,香格里拉到处是寺庙,最为著名的当属松赞布。在独克宗古城,我看见小山上,耸立着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到达芒康县的盐井村,在观看古老、原始晒盐风景时,我看见一座天主教堂。资料显示,它是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邓德亮神父在1865年创建。这里先后有过17任外国神父。村里有8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现有一位当地藏民神父主持教务,他叫鲁仁第,吟诵译成藏文的《圣经》。

那天,我们趁着宁静的披着落日的余晖来到盐井村。眼前出现的天主教堂,让我大吃一惊,仔细一看,这座天主教堂外观体现了浓厚的藏式风格,它呈平顶式和乳白色墙身,墙角处随风飞舞的格桑花开得正欢。沐着暖阳,我拾级而上,庄重静穆的教堂呈现在眼前,内部装饰是圆形的西洋风格,大堂正中央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耶稣。

宗教有严格的排他性。在这偏僻人稀之处,能存在一座天主教堂,还是中国十大最美教堂之一,不能不说这是西藏一个奇迹!

我们来到被称为高原上孤岛的墨脱县。这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也是西藏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墨脱境内有两座高山,像两堵高不可攀的高墙,将墨脱与外界隔绝。从海拔7000多米南迦巴瓦峰,直下到墨脱100多米,从雪山到高山灌木再到热带雨林,墨脱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让人体验到“一日历四季”的美景。

沿着机墨公路,我们驾车穿过嘎隆隧道后,南北呈现不同风景:北边一片白茫茫,雪崩造成雪墙,阻拦在道路上;南边则春意盎然,林间杜鹃花正艳,青翠欲滴的香蕉树宽大的叶子,轻轻摇曳着,仿佛是为风儿伴舞。穿行其间,让我们有恍如隔世感觉。

墨脱是一个县城,但它还不如一般乡镇大。我们来的时候,刚下过一场雨,城里云雾缭绕,从高处望去,犹如飘落一片热带林海的海市蜃楼。在果果塘景区摆渡车上,我结识了年轻司机罗布江增。交谈中得知他是门巴族人。“门巴”意思为居住在门隅的人。忽然,我想起仓央嘉措,于是我问:“你知道仓央嘉措吗?”他开心地笑了,露出洁白的

牙齿,自豪地说:“怎么不知道?他是我们门巴族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在这么小的民族,这么偏僻的小地方里,居然转世过一位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

山峦起伏,寸草不生,氧气稀薄,我们来到了珠峰大本营,它的前方就是离天最近的地方——珠穆朗玛峰。路上有三个碑:一个是珠峰测量8848.86米纪念碑,一个是大本营5200米纪念碑,一个是“地球第三极”纪念碑。抬头遥望珠峰,白雪皑皑的山峰,蓝天白云,绚丽多姿的日落,让人陶醉其中。年轻时,我喜欢西方画中人的“最大”,你看蒙娜丽莎,背后隐约有一些小小的山水,人物总是最大、最为顶天立地的;而中国的山水画,人物总是十分渺小,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对此我十分不解。此时此刻,我才终于体会到中国人的智慧,因为大自然太伟大了,人类则太渺小了,从而使我有所敬畏,又因这份敬畏,多出一份珍惜。

在大本营的旁边,有许多当地藏民堆起来的玛尼堆,在藏传佛教里,把石头视为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在苍凉的大山里,这些玛尼堆看起来有着很大的神秘感。

我们原本计划在大本营的民宿住一夜。可是队友中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我们只好迅速离开,到低海拔的地方去过夜。当时,我想到一句话:“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陌生地方,弄明白生活的意义,遇见最好的自己。”

布达拉宫建在红山上,一座宫堡式建筑,主体建筑为白宫和红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曾经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怀着虔诚、敬畏、好奇之心,我缓缓登上布达拉宫。宫面金碧辉煌,珍宝无数。到处都有经幡在风中不舍昼夜地舞蹈,这是佛的信徒在一遍遍表达对佛的顶礼膜拜。

在山顶的国王与王妃的寝室旁边,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大厅,残垣断壁,没有房顶,一片空荡,地面铺满鹅卵石。观看一番后,我在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突然想到,这座土质的山上,原本肯定没有石头,在一千年前的某一天,它们在附近的象泉河里静静沉睡上万年后被奴隶捡起又背上古格山顶交由奴隶工匠,才铺到国王的会客厅的。

我顿悟,朝代的动荡、更迭,战斗的残酷、杀戮,对平民百姓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和平,热爱和平,希望永久和平。

西藏旅行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我梦里却总是飘着酥油茶清香,还有挥之不去的雪山冰川,蓝天白云,澄碧的湖水,翻舞的经幡,以及在佛光普照下一张张虔诚朴素的脸。